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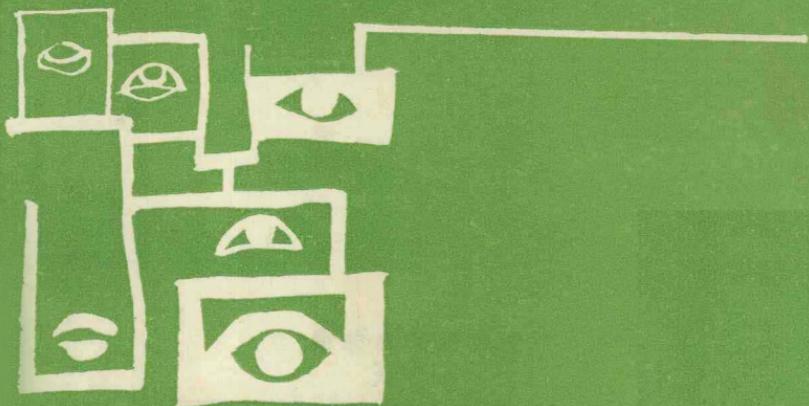
徐文武
剧作选



生生死死总关情

生生死死总关情

徐文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徐文武同志剧作20部，包括电视剧、广播剧、话剧、微型广播剧、连续广播剧等，是作者几十年来在广播事业上辛勤耕耘的成果汇集。作者善于通过跌宕激烈的矛盾冲突，个性突出的性格语言，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人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生 生 死 死 总 关 情

徐 文 武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徐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 $\frac{1}{4}$ 插页2 字数212,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06-0860-6/I·773 定价：6.15元

[津]新登字(90)002号

序

刘厚生

我同徐文武同志至今没有见过面，除了1984年有一次书信接触外，七八年间也再没有联系。年老记忆力衰退，当1991年冬他又写信给我时，说实话我连这个姓名都有些模糊了。但是当我看到他在信中提出，要我为他的剧作选集写一篇序时，我经过思考，并阅读了他随后寄给我的剧本，我还是高兴地同意了。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些意见可说。

1984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我国的戏剧艺术提到更高的水平》的长文，对建国以来的戏剧工作做了一番回顾，用以纪念建国35周年。不久，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署名徐州人民广播电台徐文武，信中批评我在文章中忽略未提广播剧，埋怨报刊：“对广播剧太不公平了”。虽然我对广播剧并没有轻视，早在1947年我们一些朋友在上海搞观众戏剧演出公司时就办过一个广播剧团，我也曾在扩音机前做过演员（那时的广播剧大都是把现成的话剧本稍改编而成），但是徐文武同志在他的信中所提的一些数据却使我大为震动。他说：“据1983年统计，全国大约有一亿七千五百万台收音机，加上七千多万只有线广播喇叭，几百万台收录两用机，总收听工具约达两亿五千多万个。一出广播剧播出，就算有一半收听工具工作，一机一人收听（何况绝不

止一人），也有一亿两千多万个听众呀！”我当时就想，就算再降低到十分之一，也有一千两百多万个听众，百分之一也有一百二十万。而剧场演出如以一个剧团一场有1200个观众计，则需要1000个剧团才能达到120万。虽然戏剧艺术的社会效果不能仅仅以人数计算，但无论如何这些数字总是分析研究问题的数量基础。信中还说：“精彩的广播剧在中央台播出后，可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几百封”，这也是舞台戏剧很难达到的。

徐文武同志信中还告诉我，“1981到1983年间，全国共生产广播剧一千五百多部（不包括非省辖市台和县站生产的），平均每年生产五百多部。广州台一年就生产广播剧五十多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等单位每年评选广播剧时才总有一批佳作出现。

徐文武同志的这封信后来在《剧本》月刊1984年第11期上发表，也引起了戏剧界广泛的注意。

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现在的广播剧及其听众在数量上的情况我仍然不清楚，想来不会比那时更少。即使少，如前所述，一出广播剧有数以十万计的听众，也是惊人的。在质量上，就我听到的某些广播剧而论，优秀和比较优秀的作品的比重，肯定是大有提高的。令人扼腕的是，文艺界、戏剧界以及文艺报刊上，对于广播剧的忽视，却似乎改进不大。优秀广播剧的发表与评介、广播剧创作演出的理论探讨等等，所见甚少。然而这几年中，徐文武同志在他的岗位上，却仍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广播剧的创作、演播。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为他的这本选集写点什么。不是我的笔有什么珍贵之处，而是为了表示我对徐文武同志和所有的广播

剧作者的敬意，为了给广播剧打打锣、敲敲鼓，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些。

徐文武同志这本剧作选，所收以广播剧（包括单本的、连续的和微型的）为主，同时也收了两部电视剧和两部话剧。这些作品，我看了大部分，没有看全。我这里不可能具体分析、论列这些作品的具体的优差得失。我只能说，题材是广泛的，从写毛主席到改编外国童话故事；形式是多样的——特别是微型广播剧，相当于当前流行的小品，是很有意义的创造；文笔是朴实的、流畅的。我并不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如何了不起的传世大作，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戏剧文学园地里默默耕耘的作者在迈进路上所留下的一连串可贵的脚印。对于后来者，这是有启发、带路的作用的。

尽管我同徐文武同志缘悭一面，但文如其人，看了徐文武同志的部分作品，我觉得对他由陌生而初步有些认识了。我想象他必是一个感情充沛、正义之心强烈、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他写出了劳动人民那极为深厚的诚挚的善良情感（如《生死情》）；他显示了对六十年代初“大跃进”时，对人民生活造成严重伤害的浮夸风的憎厌之情（如《通天的故事》）；他愤慨地揭露和批判“四人帮”余孽和某些官僚主义者的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所造成的悲惨的冤假错案（如《死刑》），等等。同时，他也是一个不乏幽默感的人。他用买甲鱼必须同时买癞蛤蟆的可笑情节来讽刺商业上的搭卖之风（《甲鱼和文胸》）。他借用外国童话中的汉斯来挖苦那些华而不实的求婚者（《笨汉汉斯求婚记》），等等。我以为，通过这些作品表明，炽烈的政治热情、鲜明的

是非心胸、对人的真诚关切以及丰富的幽默感，乃是一个剧作家必须具有的素质。缺少这样的素质，大可不必写戏；这样的素质浓度越高，才越能写出好戏。即使现在在艺术上还有许多不足，期以时日，更深深地深入生活，更努力提高专业修养，更多地创作实践，必定会取得更高的成就。

这也是我对徐文武同志的希望。

△刘厚生同志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序 刘厚生

电 视 剧

死刑 3
通天的故事 40

广 播 剧

生色情 81
离婚变奏曲 96
男妈妈 113
盖雷生 136
第十一任厂长 166
小萝卜头 197
小小法官 207
笨汉汉斯求婚记 224
妓女的暗号 239

话 剧

处决，在黎明 253
胡科长醉酒 278

微型广播剧

亲人	287
憨老雕和点子多	293
甲鱼和文胸	301
看风使舵	307
我为奶奶当红娘	312
五十二朵月季花	318

连续广播剧

战斗的青春(节选)	327
后记	徐文武

电 视 剧

死刑

人物：

金晓蕾 某省公安厅刑侦科副科长，大玮妻。
施大玮 某省公安厅刑警队队长。
林 燕 金、施女儿。
黔 黼 金、施儿子。
姑 娘 受赵大权伤害者。
赵司令 某省军区司令员兼省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
张立忠 某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彭 辉 某省公安厅副厅长。
李院长 某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陈 振 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秘 书 (女)省高级人民法院秘书。
赵大权 赵司令之子、流氓。
何向东 赵大权同伙。
管教人员、公安干警、群众若干。

满山遍野红枫，有一种灼人感。

如火的枫叶在秋风中旋舞，似落英缤纷。

山城景色：山巅、山腰、山脚的高层建筑雄伟耸立。肃

然静穆。

无声的大街小巷。道路两旁的树木有的叶黄、有的叶紫、有的叶枯。

镜头推向山城的广场。广场中央耸立着毛主席身着军装的巨型全身雕像。这里就是宣判大会的会场。

醒目的蓝底白字会标，上写“×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大会”十二个仿宋字，挂在观礼台的墙壁上。

推出剧名《死刑》。

迭演职员表。

进入宣判大会会场的人们，有蹲的、坐的、站的；有看报的，说笑的，窃窃私语的……

法官走在讲台前，对着麦克风吹了两口，喇叭里发出呼呼的声音。法官把身子挺直了，大声宣布：宣判大会开始！

此时，一个倒背被铐了的，又加了五花大绑的中年女犯，由一男一女两个公安人员从会场的一角，押向宣判大会会场前台。

当女犯出现的时候，人们蜂拥而上，像看一位神话中的女英雄那样。公安人员极力拦阻，然而无济于事，前面的路已被人墙所挡。公安战士叫喊着，烦躁地挥动枪械开路。

女犯俊美，而显得年轻，不像是中年人。她圆瞪双目，双目中似乎有一种喷射的集束光波，咄咄逼人；她环顾左右，又似乎是在寻找失去的什么珍奇。她毫无畏惧，一副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面孔。

法官宣布让女犯抬头示众，她本来就昂然地挺立着。

一公安人员让其低头，按她的脑袋，她更加高昂起不屈的头颅。

法官宣读判决书：

“查金犯晓蕾，现年四十岁，捕前系×省公安厅刑侦科副科长。金犯晓蕾知法犯法，行凶杀人，铁证如山，拒不认罪！实属态度顽抗，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法判处金犯晓蕾死刑！于1979年10月29日9时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音乐：凶暴、恐怖的旋律强烈出现。

金晓蕾愤怒呼喊：“冤枉！——”

公安人员立即用手帕堵了她的嘴。

特写亡命牌镜头，上写“杀人犯金晓蕾”

会场里可以听到哭泣声。

群众的议论：

甲：为什么堵犯人的嘴？

乙：她一定有冤屈！

丙：这女的真有胆量！

丁：她多像书中写的就义英雄！

甲：可惜正当中年呢！

泪珠从一姑娘眼里落下来，在广场上滚动，由少到多，由小变大，继而汇成河流和湖泊，浪花激烈地翻腾着，拍击着锦江的江岸，发出泣唳的轰响。

锦江对面凤凰山上两棵姐妹松傲然屹立。树上有一对久违重逢的相思鸟在歌唱。歌声委婉动听。

极刑车在夹道的人群中缓缓驶去。每幢楼房的窗口都站满观看的人。

×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从法院门口疾速驶出。

一个老年军人从车窗口不时探出头来，望着前方。他就是×省军区赵司令——兼管政法的省委赵副书记。

轿车至刑场不远时，赵司令上半身探出车窗，右手臂用力地挥舞着军帽，大声呼喊着：

“死刑命令停止执行！——停止执行！——”

一声凄惨的枪响，顿时狂风大作，呼号悲恸……

无言悲歌一曲。

在医院里。

金晓蕾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

医生进行紧张地抢救。

日历从10月29日翻到11月1日。

经过医生抢救，三天后金晓蕾开始苏醒了。一张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生还的希望。突然她无力地叫起来：

“我冤枉！我冤枉！”

省公安厅副厅长彭辉，在医院院长和主治医生陪同下，走进晓蕾病房，关切地寻问晓蕾的治疗情况。晓蕾再一次呼叫冤枉。

彭辉听到晓蕾微弱地呼喊，急忙扭转身去面对晓蕾：“晓蕾醒醒，晓蕾醒醒！”

金晓蕾闻声急问：“您是马克思同志吗？我要告状，我要告状！”

彭辉不知所措地：“你——”

金晓蕾含恨地：“他们为什么要开除我党籍？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枪毙？我……”

两滴晶莹的泪珠，从晓蕾眼角流了下来。彭辉的眼睛也湿润了。彭辉安慰道：

“你是党的优秀女儿！现在你需要安静，安静！”

金晓蕾：“不，我冤枉啊！我是个没见过爸爸，没享受过父爱的可怜的孩子，爸爸在我没降生的时候，为革命牺牲了。妈妈在解放战争年代，也被敌人杀害……”

闪回。

1947年，晓蕾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进狱中，敌人严刑逼供，晓蕾妈没吐一词一字。夜晚，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晓蕾妈被敌人活埋了。埋一层土，问一次口供。晓蕾妈怒斥敌人，敌人开枪射杀，疯狂地将晓蕾妈埋没。

地下党在晓蕾妈的遗物中，发现一颗子弹，用纸包着，纸上写着：“晓蕾，我是叛徒出卖，这子弹留给你，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报仇！”

金晓蕾：“妈妈啊，女儿辜负了您的遗愿，这复仇的子弹没有射进仇敌的胸膛，我却含冤咬恨赴了杀场……我，我的子弹哪去啦？——”

彭辉从兜里掏出子弹，激情地：“晓蕾，子弹在这儿。我们有责任，我们有罪啊！……”

金晓蕾：“罪，什么罪？我听你的声音，你，你是大玮吧？”

彭辉（叹息）：“我……”

金晓蕾：“大玮，你执行命令，有什么罪？你为什么没把我一枪打死？这就是你的罪吗？我不能活呀，不能活

呀！……”

一位女护士，一手牵着林燕，一手牵着黔黔，林燕提着罐头，黔黔拎着装满荔枝和苹果的尼龙网兜，通过医院大楼的雪白走廊，推开203号的门，进了病房，孩子见到妈妈，像雏鸡见到母鸡那样扑了过去。

林燕、黔黔哭着喊着：“妈妈！——妈妈！——”

“啊——”晓蕾疑惑地应了声，吃力地睁开眼睛，马上又闭合了。

林燕：“妈妈，你不认识我们啦？”

黔黔：“我是黔黔。”

林燕：“我是林燕！”

晓蕾睁开眼，似乎认出了自己的孩子，欲欠身起来，被医生慢慢地按住了。她用尽气力地喊道：“孩子，我受惊吓的孩子！”

林燕、黔黔扑在妈床上：“妈妈！……”

金晓蕾睁大了眼睛，看看孩子，又看看周围的摆设。床头柜上放了水果、补品和罐头之类，启口说：“真的，我又回到了这多事的人间？”

黔黔从茶几上取来一枚荔枝，剥去了皮，放在妈妈唇边：“妈，这是你最爱吃的。”

晓蕾张口吃了一点，林燕攥着妈妈的手说：“妈，你被救活了！”

“谁把我救活了呀？是你爸？”金晓蕾迷惑地问。

林燕委屈的，急不可待地告诉妈妈：“妈，爸爸他——”话未说完，黔黔愤愤地接过话茬：“爸爸坏！爸爸把我和姐姐锁在屋里跑了！”说着哭起来，“到现在也没回来！”